

宣三十年及竟乃誤入古槐燻穴耳參事之有無誠未可信然吾
會人同在夢境夢固為夢醒亦非醒醒者夢者互相翻弄夫茫茫
茫何多棲墮也

朱更灣

在城東北十五里今名灣頭巷共王濬開通海陵倉隋仁壽四年
開以通漕者今多為郡人送別之所然由淮入海由南至北皆取
道于此逝水滔滔古今不息吾不知往來其中者有幾何人也扣
舷而歌能無長嘆

寬政庚申八月十三日

衡園

湖孺雜記

錢塘陸次雲雲士著

嘗讀西湖誌餘愛其搜奇標異蔚為大觀然田叔禾先生去今
遠矣續輯無人余有志而未迨偶有見聞聊紀一二以備後之
採擷竊比於委巷叢談云

昭慶寺

崇禎時昭慶寺災故老謂余曰前此六十年昭慶嘗災矣起火甚
異聞時有高僧跌坐殿中夜將半有赤髮金冠袍笏偉人侍於僧
側僧問曰爾何神曰大神僧曰來何事曰來行火僧曰火何地曰
此殿當災僧曰起何時曰起此刻僧顧夜清月冷萬籟寂然惡其
不經以磬杵擊之神隱入礎礎中飛火燄燄龍象俱灰意劫火難

逝世尊莫能度耶

戒壇

昭慶寺大雄殿後有戒壇規模宏大不染纖埃天後青車生野
牧縱橫牛羊不敢上寺僧修築壇基發土得碑題曰然燈古佛誕
生處故此地之靈若此壇宇今復舊觀

片石居

順治辛卯有雲間客扶乩於片石居一士以休咎問乩書曰非余
所知士問仙來何處書曰兒家原住古錢唐曾有詩編號斷腸士
問仙為何氏書曰猶傳小字在詞場士不知斷腸集誰氏作也見
曰兒家意其女郎也曰仙得非蘇小小乎書曰漫把若蘭方淑女
士曰然則李易安乎書曰須知清照異真娘朱顏說與任君詳士
方悟為朱淑真故隨問隨答即成院溪紗一闋隨復拜祝再求珠
玉乩又書曰轉眼已無桃李又見茶蘼綻葢偶爾話三生不覺日
移堦尋去矣去矣歎息春光似水乩遂不動或疑客之所為知之
者謂客止知扶乩非知文者

慶忌塔

慶忌塔在新橋之右高僅逾丈其式似壺按昔閩閩弒王僚僚子
慶忌奔衛要離誘其槩吳而刺之似不應葬此也即或葬此春秋
時未有浮圖蓋何以塔非慶忌也明矣非慶忌而繫之以慶忌者
誌謂塔前時有鐵棺浮出水上或者閩閩以鐵棺沉慶忌骨於水
中其英爽恒露而塔以之名歟康熙三年此塔忽圮中露千百小
塔與大塔同皆有梵書見者一時取畫其非慶忌塔更明矣誌載

大佛寺畔有壹瓶塔元時西僧所建今不復存殆即此塔而以慶
忌掩其名歟

大佛寺

大佛寺石佛半身相傳乃秦始皇王纜船石也宋時有喻彌陀者兒
時指多寶山大石發願云異時當鑿此石為佛及長出家精於畫
佛凡將畫佛必先靜坐觀想一日者凝想至久忽現佛光寶色續
紛大如明鏡僧俗同觀良久乃已自是筆愈有神有客問曰何為
耽畫不去參禪荅曰生平只解畫彌陀不解參禪可奈何幸有五
湖風月在太平何用動干戈人知其畫通於禪不須文字矣方臘
亂殺戮最慘忽犯錢塘師直造其前請以一身代一城之命賊為
感化其鋒少戢垂老鑿石為佛以償夙願或曰彌勒在天何用鑿
此頑石師曰咄哉頑石頭全憑巧匠修只今彌勒佛莫待下生求
未幾無疾而化

西冷橋

丙辰之夏紅藕花開王千古直偕女史素蓉曲工金史拉余舉杯
橋上為邀月之飲素蓉歌東風無賴一曲聽者凝神史曰子之歌
善矣然毫釐千里之間猶有進也字有四款度曲者四款各得其
是雖拙亦佳非徒取媚聽者之耳也如陽平拖韻稍長即類於陰
陰平發音稍亮即類於陽去聲亢矣過文宜抑而復揚入聲促矣
出字貴斷而後續雖有一定之腔亦可短長以就韻雖有不移之
板亦宜變換以成文而其要領在於養氣如陽音以單氣送之則
薄陰音以雙氣送之則嬌將收鼻音先以一絲之氣引入而以音

繼之則悠然無迹子有數字未諧試反尋之自得也素卷即起拜謝余曰此所謂談曲聽其真也古之稱善歌者曰繞梁裂石惟美其調之高耳袁中郎謂每度一字必盡一刻僅形其數之細耳善乎樂記所謂上如抗下如墜止如鵠木索索乎如貫珠能盡節奏之妙故最知音者莫若古聖人也而子得之雖然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知子者有人乎吳曰人之知我不如我之自知也古直曰一技也亦有然哉遂罷酒刺船而去

蘇堤白堤

兩堤垂柳余幼時及見其盛明艷移時皆罹剪伐陳洪綬曾寫一圖自題其上曰外六橋頭楊柳盡裏六橋頭樹亦稀真實湖山今始見老遲行過更依依若幸之而實惜之也每放步其間不勝張

緒當年之想

十錦塘

十錦塘者因西湖十景而名之也而所云十景如三潭印月人所不知柳浪聞鶯麴院荷風已無其迹其可見者惟蘇堤春曉斷橋殘雪雷峰夕照平湖秋月南屏晚鐘兩峰出雲而觀魚不必在花港也長堤之上放步閒行左顧右盼應接不暇烟雲風月變態無端其為景也何可名狀而十云乎哉故塘名十景以為景物之景不若以為錦繡之錦之為得也

孤山

小孤山矗秀江心大孤山浮青波面皆似海上神山可望而不可即未若湖上孤山中央宛在一葦可抗無弱水之隔也山之陰為

處士墓放鶴亭在墓前今移於左嶺上梅花三百樹存無幾矣然
盛暑登之亦覺疎影暗香之致接人心目移人情性矣必在蓬天
窮島耶洵乎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或問山有何仙曰有逋仙又有
坡仙也

蘇小小墓

杯酒自澆蘇小小墓可知妾是意中人小青寄意之言也游人至孤
山者必問小青問小青者必及蘇小小孰知二美之墓俱在子虛烏
有之間白門一友求其迹悵不可得余曰詠巫山者謂朝雲暮雨
連天暗神女知來第幾峰泛洞庭者謂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
處弔湘君引入入勝正在縹緲之際子於二美亦當作如是觀必
欲求之何耶客點首曰孤山之側有菊香墓者又何人乎余曰客
不聞乎菊香是矣

照膽臺

照膽臺即竹閣內祀閻帝廟中有漢壽亭侯碧玉方印乃漁人得
之楚澤杭人宦楚者得之漁人而進於廟者順治時一人以計贖
去見帝示靈旋歸於廟夫帝加帝號矣何有於侯不捨其印然印
神物也赫赫帝君其印尚可攬之而走人將無復知有神矣神特
顯靈所以為設教之助也

放生池

西湖為漁人利藪密網濫淵魚刺週列集如圓陣鳴榔鼓柁舉網
出鱗銀花亂目雖赤鯉有神莫能躍去咏老杜畫殺意何如句良
足哀矣賴有放生池為之避匿稱魚樂園又有盧舍菴前深淵一

弘為池附庸昔十景梅花塔觀魚今花落罕為人到魚亦不聚其所觀魚者多在菴前投糕擲餅吞啜有鼓千百圓波夫生互戒致足樂也放生池圍魚有堤而此無堤惟向水中圍植喬木吾慮木朽有時願同仁者時為更益

湖心亭

繞亭之外皆水環水之外皆山所謂太虛一點者實泥全湖之勝湖心寺亦在水中然稍偏矣壬辰之夏余與洪子昉思泛舟亭畔日已哺矣風雨驟至止宿亭上夜半忽見波上有紅燈一點明滅雨中往來不定昉思笑曰意者所謂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矣余曰非也舊誌所載宋時四聖觀前晦夜每見一燈浮起至西冷橋畔而返風雨中其光愈盛月明猶淡震雷時與電爭明此湖光也蘇長公有湖光非鬼亦非仙句今之所見毋乃即是

三潭

三潭印月者鏡湖十景之一嘗披舊圖見繪三小石塔懸一月影於中余疑月光所印何獨三潭今塔久廢更無從識潭之所在矣順治壬辰春偶同王千古直登教場山絕頂下盼湖中有三大圓暈見於放生池之左側詢之小僧僧曰此所謂三潭印月也因悟印月之說謂其似月而非真月向之畫工大誤矣千古游人日放棹於澄潭之上不知所謂潭者何若不同身在廬山不識廬山面目者乎標出聞諸好事

子貢使越祠

子貢當祀使越不當祀使越存學故其非所以利吳也曷為祀於

吳地如以使越祀之無論祀者未嘗受祀者亦且歛踏蓬豆之前
矣必欲祀之去使越二字可也祠在問木亭之東順治間方伯張
縉彥所建隨地矣而碑在愚後之人以為不可缺之故址也而新
之則神與人皆未嘗與故當此說

昔人辨唐詩到江吳地盡偏岸越山多之句為誤蓋吳界在石
門至今有吳越戰場名天荒蕩則杭州非吳地也子貢一使而
霸越其祀於越也固宜然子貢使越之妄昔人又辨之矣

岳墳

武穆王靈爽昭昭牧人入其廟者輒病墓前四鐵人秦檜長舌夫
人王俊万侯馬也向在牆內游人溺擊膚體不完穢氣四徹或慮
其褻忠靈併分屍檜移之牆外而擊者愈眾旋毀旋鑄鑄者欲不
朽其形擊者欲立粉其骨奸雄既死誅之者尚無虛日非快事歟
因歎檜高頑實不及汪黃遠甚丹陽陳少陽墓亦鑄鐵人肖伯彥
潛善像嘉靖間鄭晉過之題柱聯曰丹陛披肝千古綱常可託荒
庭屈膝兩人富貴何為二像應筆而仆檜萬日受鼓扑而無知似
羞惡之心汪黃猶不泯矣

銀瓶井

銀瓶小姐者武穆王季女也武穆被難女欲叩關上書通卒攔止
遂挹銀瓶墜井而死宋帝悟王之冤就其第立廟以祀井在廟中
範銀瓶像於廡右廟在按察司廳事之左凡庶憲監任必祀岳廟
明時有宋觀察者祀岳王謂武穆精忠固當拜銀瓶女流耳非所
宜障之以屏於禮便後升公座觀一玉貌錦衣神女持弓矢當簷

而立僚寀具見觀察驚願夫蚤中昏成疽而死後之祀郭王者舉
無敢忽銀瓶

于墳

于墳祈夢多奇應尤奇者明季東陽有許都者潛嘗異志祈夢廟
庭夢忠肅公延之坐授以受命永昌玉印一方復設席令優人演
草橋驚夢劇而寤後聞賊僭號永昌都延受其命弄兵草竊被擒
授首在杭之草橋門驚夢之驗蓋在此云

附記三異夢

近一生科舉祈夢於公夢公以始生葫蘆一枚示之落第後每科
舉每夢葫蘆漸大見之則必落第是生潦倒積七科矣又嘗就試
復夢公出一人大葫蘆示之生意悶絕及入闈見夾號兩少年一

曰胡一曰盧放榜與之俱雋蓋生初夢時胡盧始生待其大等身
方得中式此與相傳一夢絕類一生每試必夢油漬其首往往落
第後科試已畢放榜之夜恐復見前夢約與友人飲酒達旦將曉
一蒼頭假寐大呌而醒眾問其故曰方倦闔眼見一人挈油瓶注
我主人頂上故夢與之爭生開言大慙然雖鼓盞至哄報中式吏
人不戒填榜時漬一油點於其姓上向來之夢始驗
康熙近科一上舍行至于墳祈夢遇其鄰人自廟中出告生曰我
為子嗣祈夢夢神囑我往問解元生曰若何所夢鄰曰夢得尿子
一撮生曰君無子矣尿旁一子非孤字耶其人大恚曰我問解元
何用爾語生祈夢竟無夢放榜日其鄰預立榜下待問夢兆及開
榜第一名即生也無夢而有夢一夢也兩兆之矣

又傳明季毛文龍落魄時向予墳祈夢夢忠肅公授以一帖曰欽
效淮陰老了一半好個田橫無人為伴後建功海上威鎮殊方年
五十四歲為袁崇煥害於皮島遂與韓信之年相倍事類田橫昭
然不爽

法相寺

武林仙佛之內身有二一丁野鶴一長耳和尚也和尚名行修耳
長數寸上過於頂下可結頤吳越王方飯僧行修攜歌造至永明
禪師告之曰此長耳和尚定光古佛應身也王趣駕禮之和尚笑
曰永明饒舌語畢跣趺而化遂漆其身藏於法相寺中每正月六
日請出為郡人瞻禮人至是日於寺前賭放爆竹教傳空谷衆響
爭流積紙盈寸求嗣者於佛前燒紅燭婦人潛來摸佛下體以
為宜男此俗之最可笑者歷年不改

淨慈寺

淨慈寺神僧濟顛奇事頗多吾僅取其一二聞其託迹於酒人拉
飲之妓館亦所不辭翠黛紅燈銜杯對酒頽然就醉扶入香榻忽
爾呼刀使妓頓悟此與琴操問禪語同佳有足傳者若謂其酣醉
濁醪嘔佛頭而全偏體化得山水若面許會後出至今井內餘木
尚存此皆附會之言不足信也

淨慈寺羅漢堂

淨慈寺羅漢其始止十八尊其題五尊今六巨人而貌其像南宋
時僧道容增塑至五百尊覆之以田翠殿為容異態無一雷同裝
香者按已年齒隨意數之極慈者慈通善者善按羅漢之異不止

一端烟霞洞後石壁有石羅漢七尊書見夢於吳越王乞完聚同
氣王為補刻其一十二又羅漢七尊書見夢於吳越王乞完聚同
疽同舟者棄之窮島趙隨僧自至一夫也先有異僧問彼沙彌知
為羅漢賈向一僧求其履佛僧曰可入佛十印趙海擲寶室中飄
然竟去賈還捐資造庵初寺書仲時之事於堂以彰佛力又明年
大倉有一巨姓老年無子齋十萬人千僧訖有十八異僧復來求
食家僮拒之一僧竟入堂中以指齋食作行書書其几曰十八僧
人特地來謂言齋罷莫能細善根難種無餘厚連理枝頭花未開
隨書隨成金字家僮驚報主人急出僧已逝矣巨姓頂禮詩几積
誠一載忽見未字轉動自下而上竟成半字遂得一女

淨寺伽藍殿

明末淨寺一僧嘗晝寢夢伽藍語之曰有張某新貴人至矣急迎
之僧驚寤旋往山門物色見一書生倚松太息僧詢之曰君得無
張姓某名乎書生曰然僧急托之曰新貴人蓋過我書生急謝曰
公勿誤我乃不取科舉秀才也今八月初六日矣諸試俱畢無計
觀場遠此排悶安得為新貴人耶僧曰君之為新貴人神告之矣
未錄科易事耳吾為爾續取書生曰續取須金僧曰吾為若輸金
書生曰吾觀場無費不如林也僧曰吾為若措費第得科名後無
相忘足矣書生曰斯何敢傳續名焉僧曰卷市參授餐熾寓場事畢
又為卜筮於伽藍得大吉宜喜慶將發拉書生曰君候放榜當
必在我舍書生曰公無慮我於公將安歸於是盡飲徹夜將旦僧
先入城觀揭榜果見姓名高列至是歸生赴宴至則再觀榜上

名雖是而籍則非相顧皆何止甚爾而僧善悔各不復顧分道歎息而去

和尚勢利故伽藍成之然自此和尚至老到至老老實哉

雷峰塔

雷峰塔五代時所建塔下舊有雷峰寺廢久矣嘉靖時東倭入寇疑塔中有伏縱火焚塔故其簷椽皆去亦立堂然反成異致俗傳湖中有青魚白蛇之妖建塔相鎮大士為之曰塔倒湖乾方許出世崇禎辛巳旱魃久虐水澤皆枯湖底泥作龜裂塔頂烟燄薰天居民驚相告曰白蛇出矣互相驚懼遂有假怪以惑人者後得雨湖水重波塔烟頓息人心始定

杭州舊傳有三怪金沙灘之三足蟾流福溝之大鱉雷峰塔之

白蛇隆慶時鱉已為屠家釣起蟾已為方士捕得惟白蛇之有無究不可得而知也小說家載有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事豈其然乎洪坊思附記

高麗寺

高麗寺者高麗國王為其世子所建也宋神宗時國王嘗祈嗣於佛得一子晝夜帝惟聞木魚聲則暫止有報自空中來或遠或近王命尋聲所自起愈尋愈遠渡海而南傾耳請聽得之於武林鏡湖之畔一僧端坐招提靜室月葉擊魚按節梵韻清揚使者敬禮僧前請涉朝鮮以療世子僧曰世子云何使者以故且曰其臂間湛然有佛無雲字佛之所賜石題識謂之無雲此何說歟僧曰異哉為爾往視渡海見王出世子僧合掌作禮世子笑而受之王

異之問何故僧曰王之世子吾師也吾師曾為地丘去其先蓋與夫也肩輿得金自給之外每以餘資投井底積既久金益多出金建刹於湖上遂為釋教其後為之徒乃師一年或明年育三年為雷擊以死吾深不平因函筆題佛無靈字於其碑孰意其生於此歟王曰審如是乎必有靈矣彼種種者安知非風生之孽併報一世而後償其善果乎因為建寺於其舊地願曰高麗且進金塔以表奇因誌失載碑不存矣余紀其畧以昭主僧今寺惟無梁殿尚在人此之魯靈也云

棲霞嶺

棲霞嶺上有五洞紫雲洞奇紫雲洞前有牛犖墓有牧童牧牛墓上忽焉擲牧童於山之麓而折牛角於山之巔自此人不敢犯考牛將軍字伯遠為武穆印將屢立戰功賊檜忌之紹興十七年上巳田師中大會諸將舉酒歸語人曰舉年越六旬官至侍從死亦無恨所恨者南北通和不以馬草裹尸死牖下耳遂卒人皆知師中之毒檜實使之後追封輔文侯故其赫赫歟靈千秋不昧也張將軍憲封烈文侯墓在仙姑山下二墓皆以境僻人罕知之金祝墓在棋盤山左麓南宋尉將金勝祝威處也建炎三年金完顏宗弼犯臨安錢塘令末婢力戰死尉將金祝二公集殘兵據葛嶺編竹覆泥為途誘敵致陷入湖中人騎山積有奸人為之嚮導由南壁入二公不支同死於陣鄰人以馬草裹尸駢葬桃花港右今墓表雖存佳城漸圯矣按武林所誌如羅昭諫陳剛中劉光世朱弁韓世忠趙鼎諸墓已尋之無迹其尚存者在守主君子為之

修築保護俾永安於不朽足以廣發後人不獨壯山川之色而已也

秦望山

秦望山一名秦亭山秦始皇登山眺望見江濤洶涌不敢渡江處也上祀真武頭赫非常余偶登其山見二三道流互談真武異蹟一羽士曰異莫異於此當之事矣明永樂時鑄有金殿祀帝殿設二重極其偉麗有郡守欲驗其為今與否試鑄一孔未及寸而神示靈即命之止而身已斃矣後人嘗以多金灌填其罅終不可滿崇禎十六年流寇張獻忠偶因乏食欲取金殿資餉先期投牒廟中屆日天清日麗鏡吹登山忽爾陰雲四合霹靂數殺人騎皆盡粉矣余異其說歸而記之

雷院

雷院在慶化山麓廟貌雄麗儼然神霄瞻禮者皆生敬畏有執杖神將從一白犬者名徐急捉屢現靈異人尤憚之元時楊坤真伽瘞宋諸陵骨於白塔且欲改雷院為佛廬方寢見一銀毫猛犬騰空而下勢欲啗楊楊知神怒倉惶入院膜拜悔過速復塚已像於靈鷲山上雷擊其首是神威之尤赫者近傳雷霆二事甚真足紀紹興諸生金桓孝友人也康熙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夢長眉仙語之曰爾有夙孽明年此日當為雷擊桓寤深以為憂惟日禮大士以求懺罪至次年七月二十一日桓見天變知將不免恐驚老母預往絕於文筆峰浮圖之下頃之風雨大作霹靂轟鳴家人驚泣以為桓必死矣踰時天霽往視之訝其猶生桓語人曰造如在夢

中見大士露灑楊枝復持鏡一照而去忽然而醒又康熙七年太倉州驟雨之內墮一雷神向起電時立於平野里人太懼州守龐君往拜禱之雷神忽語曰公廉吏也余神也豈未禱爾民者因往擊逆賴誤為觸穢故偶墮此頃即去矣爾為政盡加勉之言訖雨益加疾奮然飛去

鄧天君曰霹靂一教人皆拱手而霽雲開頑心依舊觀此顯赫可無戒心 吳念劬附識

靈隱寺

順治戊戌靈隱寺燬釋具德辛丑重建輝金燦碧更勝舊觀先是大殿將成缺一石柱城中有屠姓者夢我冠五大夫曰我北高峰五聖也為靈隱向爾乞柱屠覺即以所有石柱送於寺中柱刻神

像以昭靈異

靈隱羅漢堂

康熙元年九月淨慈寺羅漢堂將災先一夜五鼓殘月在天行人有自西山來者見紛紛衲子相皆奇偉約有數百竝皆背負鉢團攜持杖拂行人怪之詢其何自曰自淨慈向靈隱討單駐足翌日羅漢堂焚始知非所見者乃五百應真也靈隱羅漢堂建於具德法係稍小於淨慈而完好過之淨慈塑濟顛於中以表奇靈隱塑瘋僧於中以標異按秦檜遇瘋僧於冷泉亭事不載乘誌余於鴻書見之亦非無因之說至今雲厨中秦檜齊僧錫尚存有款誌雖漶漫猶可識提醒東憲一語奪賊臣之魄褫長舌之魂正不可不存此迹於天地之間以作回邪鑒戒

開喜塔

開喜禪師名無着唐肅宗時人嘗分食異僧定中見文殊跨獅而出喜訶曰文殊自文殊開喜自開喜即掌之文殊說偈曰苦練連根若甜瓜微蒂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墮騰空而去喜至八十跌坐而逝建塔靈隱天祐間塔一啟於田顯再啟於宋楊沂王三啟於韓侂胄皆見其爪髮週身舍利珠湧為之復痊順治庚寅八月北高峰浮圖忽圯此刻寺僧掘地遺破陶龕見其神氣如生重為封掩西湖志謂侂胄啟龕之後茶具之矣殊謬

呼猿洞

晉理公至靈隱謂飛來峰自靈鷲飛來人不之信因就洞中呼黑白二猿為証二猿受記而隱數千年不復見矣順治己丑秋夜一僧於月下見一白猿立於峰頂皎如積雪映月逾潔辛卯冬青蓮閣下一黑猿戴笠而趨眾皆見而呼之猿却顧微吟越溪而去是二猿至今尚在理公之言其信然耶

溫泉

溫泉多在西北南土絕少故蘇長公書惠濟泉後云余所聞湯泉七所謂匡廬汝水尉氏驪山鳳翔之駱谷滄州之陳氏山居是也皆棄於窮山之中山僧野人之所踏麋鹿猿獮之所飲惟驪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甃獨為勝絕是長公為武林太守尚不知此地有溫泉也余考武林舊事云靈隱冷泉亭上又有醴泉溫泉今皆湮沒夫醴泉無源或偶出而旋涸不必問矣若溫泉者鍾山谷之靈特舒神異今雖不見必伏於浮埃殘土之中余為表出其名有

望於好事者尋而疏之以助西山之勝使天地間更益一境

翠微亭

人知岳鄂王能詞不知韓蘄王亦能詞王嘗解柘閣居放浪湖山之日有南鄉子曰人有幾多般富貴榮華總是閒自古英雄都是夢為官竇玉妻兒宿業纏年事已衰殘鬢蒼蒼骨頹乾不道山林多好處貪歡只為癡迷悞武賢嗟乎將軍也使之翔文章之府藏蘊不平之氣翻為放達之言良足悲矣翠微亭昔王所建也吾欲復其舊觀置豐碑於亭內大書是詞於其上以著王之文采

月輪山

桂子月中落此奇事也一見於宋僧式公之序再見於錢令張君房之記謂至清秋月夜紛如烟霧灑落有聲如荳如珠青黃異色種之成樹亦生桂實可驗駱丞之詩不妄矣康熙二年妙香閣僧八月中曾寄我桂子一器索作賦以美之

上天竺寺

天上大士像晉天福間僧道翊見瑞光發於前澗得奇木命匠氏孔仁謹者雕塑孔破木有一天成大士在內孔奇而匿之易以贖像大士亦夢道翊孔不敢秘送之寺中後得古佛舍利納之頂中恒放寶光於清晝建炎中兀木至杭與載大士而北奉之於玉河鄉寺僧以他木肖像詭云藏之井中故今有觀音出現并非舊相矣而水溢暎乾禱無不應洵乎大慈之心隨像而寓豈必舍利而神奇木而異歟順治丙戌山寇欲屠三竺有天神持杵鐵其前隊寇投戈頂禮奔竄而去康熙己酉釋梅山以銅鑄大士於天上欲

作胚胎苦艱得土忽驟雨山裂白雲房後崩出純泥百石充用像成不煩人力蓋信靈威所通誠哉廣大無在無不在矣

虎林山

虎林山在武林門內又名祖山以為一郡衆山之祖其實乃一小阜耳寺僧砌以上石宛然培塿峰嶸不見而竟得大名亦足異也相傳昔時嘗有一虎來踞此山衆共逐之矢石竝發虎不為動有一老翁云能制虎教人多鍊鐵椎專擊其足衆云擊足奈何翁云虎之舉動皆可先知若見其左耳動則右足將起當擊其左右耳動則左足將起當擊其右此即兵法所謂出不意而攻無備也如法擊之虎果困斃民害遂除衆詢翁云聞虎之受攻在腰今何以擊腰不斃而斃於擊足翁云虎類不一此虎乃鯊魚所變也週身

堅甲箭鏃莫穿惟爪肉新生擊之中其要害故使立斃衆云耳動足起何以知之翁云吾少喜吹簫習而知之衆云虎則虎矣何以知為鯊魚所化翁云凡虎之班文多曲鯊魚所化之虎其文獨直以其文直是以知之

一畝田誰菴

一畝田在武林門內有誰菴者僧靜然主之靜然晨夕焚修誦經不急於順治戊子元旦方宣梵唄有鼠窺於梁嗣後每叩魚鼓其鼠即至漸乃由梁及戶由戶及几僧呼鼠子爾來聽經即鼠即點首彈伏金經之右經止乃徐徐去率以為常如是逾年一日者復來聽經經畢向僧如作禮狀禮畢寂然不動僧撫之曰爾圓寂耶已涅槃矣越數日體堅如石有旃檀香僧為製一小龕塔而瘞之

如浮屠禮

城隍廟

杭郡城隍南海周公諱新者浙江觀察也永樂時屢斷竒獄不殊
包孝肅當時即號生城隍朝野有冷而寒鐵之譽後為錦衣紀綱
誣死紀敗符封為神嚴靈赫濯八廟庭者目不敢邪睨每當厲壇
設孤神來主祭雖雨必晴余自童時驗之至今數十年無異也殿
中有明鏡一圓照者往往自見其孽廟祝慮其怖人移韜密室

三茅觀

三茅觀踞吳山之最勝按茅山誌記茅君示現以雲氣為衣服而
不辨眉目一道士曾於觀前見一幻影與此說符是靈竒不獨茅
山矣觀中張三丰曾來寄迹故於其左肖三丰像建三仙閣中坐

仙平平耳在立仙首戴笠玉質亭亭扶杖欲出右睡仙側卧覆衾
曲肱加枕如得五龍蟄法而呼吸有聲也其境不凡故仙踪恒集
萬曆時有凌姓醫者事仙最虔每以鍼術施人而不孳孳於利偶
過觀中見群乞兒席地轟飲候值隆冬同雲欲雪丐者且袒臂裸
襟握拳射覆凌異而視之丐者授以一嚮凌曰吾不茹酌以一盞
凌曰吾不飲問何故曰以奉仙故一丐曰勿強之我輩醉宜歸矣
飄然而散所遺在地數荷葉鮮翠如盤似傾露珠而新出水者凌
思木葉盡脫時焉得有此丐者殆真仙而以此貽我也拜而收之
珍藏什襲每行鍼先以鍼鍼葉上瘡疾即愈人擬之徐秋夫至今
其奇以鍼名世

丁仙亭

吳山之最勝者曰紫陽山徑曲與石瑾瓏洞幽聞水潺湲巖秀刻
故未第書其石曰吳山第一峰仙境也真仙出焉宋嘉定間有丁
野鶴者全真其處山麓有善姓恒齋丁一日丁受齋不即去忽有
無賴子款輩掖一垂髫乞兒投其家衆急走無何乞兒斃矣善姓
惶急丁曰無恐盍開我於靜室聞彈指數方出俄而無賴之衆復
轟然集矣斃以斃命裂眦鐵臂正欲劫其資而斃者倏然自地起
趨出戶衆呼之不應拉之不止追之不可及也歸於無賴之家復
告斃衆錯愕急散去而丁彈指入室中謝善姓不復至矣人由是
知丁之奇未幾召其妻王守素何偽與別曰懶散六十年妙用無
人識順逆兩俱忘虛空鎮長寂挽膝而逝守素遂漆其屍移屍尚
在不異生平其妻後亦證道云

佑聖觀

佑聖觀祀真武順治時造大藥於觀後工人不成造大藥中藥發
震天死者甚衆有與夫者閒坐觀門偶書一招財於墻左戲祝有
應於是窮鄉委巷一時相效建廟數百或飛神自現自謂觀中瑞
鬼為神故來受祀俗益狂惑當事禁之乃止踰年後北郭村童偶
於河畔墜一元壇以松鬣為鬚皂核為目棘刺為鞭螺殼為甲亦
戲祝之有應一時相效者復云祀招財待來我無所禁而亦止今
顏垣荒樹之中模糊絕帶之形夫誰介冑之像猶存一二云

宗陽宮

宗陽宮中祀玉帝無下雪公電母重不可犯明時有教書生讀書
宮後一生最有膽方雷兩海其之夜來謂之曰若能於此時得一

紅紙裹投於烟電錄于金鏡內明日當以威儀醉汝生曰諾去移時而返曰紙裹投矣有異事為汝說吾轉至殿角見一翹翹憑簷而立叱其讓道彼若不聞吾以老拳揮彼正中其腰拳直透腹意似擊絮覺腹中腸胃若有若無急掣拳猛喝彼忽憶去來諱笑以為誕甚越旦來起給面生擅臂訝右臂點如蠶漆來皆駭異始信其然後生臂積漸褪皮踰年始復其故

珠寶卷

崇禎末年有江右客寓珠寶巷攜一硃盒中藏碧草一本上有生就小龍其大如指長踰三寸光似淡金鱗角爪牙無一不備循枝盤繞氣色如新博物者不知其所從出時洛王播越在浙售其府中按洛王名敬一精通釋典名溢佛子工書善畫尤精於蘭至今有石刻留虎跑寺製為瑟琴前委兩角材最精良其府中頗蓄異物有沸水石有竹節盆其大如輪有純陽像乃仙筆也風左則鬚飄而右風右則鬚飄而左有舍利一顆晦夜放光視其燥溼可占晴雨有四面觀音一尊得之大鯨腹中者王之繡佛長齊從剎齋得佛像始而後陵谷變遷不知其為有矣

百獅池

藩司治前有百獅池甚深廣順治八年季冬群兒繞欄嬉戲忽見赤蟹浮於池上共訝嚴寒焉得有此遂鉤取之有囊吞鉤而起舉之甚重視之一肢解人也毫無藉伯藉伯陳姓曰蟹具八足此間豈有行八之人與名八之地乎一本曰去司不達八足于卷中有丁八藩伯曰逮捕之至則獲矣庭得卷中有史匠場與丁八有私

而匠復數日不見鄰人疑之捕匠婦一訊而伏誠與可入成
謀以皮刀礫匠而沉之池將歸而末定也獄成究不得入藩伯
旋開府粵西偶至一山寺寺僧喜迎隨開府者一童子忽執一僧
曰殺人下人在是矣僧夫其詞有曰若安識之童子曰余鄰也雖
變服而貌不可變童子蓋浙人而挈之以適粵者也既得入械送
之浙同伏法窮究完債雖覺髮高里之外莫能避乎

馬市

馬市馮姓儒家也其祖母長齋拜大乘廣佛華嚴經句積數十
於琉璃中時見佛相隱而不言終而童稚見之婢僕見之家之人
無不見之相傳遠邇求見者無虛日若比丘及比丘尼有得見者
有不得見者即同有見者所見復一人殊或見如來或見彌勒或

見諸天以及龍象法身或偉或微或群行或子立鬚眉意態不遺
纖悉不得見者泣洩而去齋戒復未或得一見亦有終不能見者
有一生不信其事列酒肉對佛酣飲琉璃中忽現閻帝生為撒飲
作禮於是傳者信過於疑康熙七年城中大火馮氏亦燼其燼遂
滅

周宣靈王廟

周宣靈王睦人也以孝子而證神者省中亦有廟教處有青蛙出
其廟中人尊之曰青蛙將軍每春月從睦陵附木筏至杭駕筏者
載之不敢驚蛙陟岸宅廟中或入民室民居以焚歸以絲祀以香
菓導以鼓吹送返廟庭則得福否則殃亦異矣而所聞金溪之蛙
更異甚其蛙入民室民之奉之者與阮同有獲兒不之信也以七

首剖蛙成兩更投之於佛鑪復鑪之中蛙無救遂出之復成一蛙
道跡去仍見之於廟內真知也子為之說戒蛙亦聽而點首
青蛙與常蛙不甚異而貌如烏色如墨足非爪也如靈芝穀不可
得而聞也不飲不食不飲湯

沙皮巷

沙皮巷路隘而居稠屋有大戶曾霍姓老人與其子天舉及孫居
此被回祿者至再矣康熙五年大火延焚復及其地老人號泣以
為命也吾其燼於此矣子掖之出勿聽孫掖之出勿聽堅坐墻下
揮其子與孫出亦勿聽曰必欲死此亦俱死耳卒死於煙燄而頭
勿焦額勿爛皆完人也其有司哀異其事而表其廬天啟時有郭金
科者甫總角居回回堂鄰人夫火先於烈燄之中負出其八歲弟
復入救母母已絕於地遂狗母以死於火奉旨旌揚葬孤山下萬
曆時有諸生李氏昆不名申華中楫者居草營巷遇火災以救父
俱死火中余曾見郭之門表曰孝童李之門表曰雙孝今郭與李
標識悉泯余恐其泯久夫傳為之類及

萬松嶺

萬松嶺左江右湖不卑不峻西抱翠屏中見孔廟有宣聖像四配
十哲環侍森然是像昔在宋太學中有明祀於郡學嘉靖時因張
孚敬議易像為主故移祀嶺頭時有狂生見肩者喘汗戲謂人曰
真可謂重泥矣語畢隨仆故人蓋知敬崇禎申酉之間棟宇威儀
蕩為煙草矣順治時有司重建祠刻聖像於石衣九章之衣秉珪
弁冕蓋文宣王之服也余以為不知章甫總掖服先師之為當謹

附言以告來哲

龍井

龍井泉從龍口中瀉出水在池內其氣恬然若將人注視久之忽
爾波瀾涌起其地產茶作曼花香與香林寶雲石人鳴乘雲亭者
絕異採於穀雨前者尤佳啜之淡然似乎無味飲過後覺有一種
太和之氣瀰淪乎齒頰之間此無味之味乃至味也為益於人不
淺能療疾其貴如珍不可多得

梵天寺

梵天寺在鳳凰山之右翼石幢高聳皆鐫吳越僭號今模糊不復
辨矣其寺之伽藍乃東坡也禪家取東坡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
不離清淨身二語以為見道不若其題梵天五古云但聞烟外鐘

不見煙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溼芒履惟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
一詩色相俱空已臻上乘其成佛當不在靈運下也矧伽藍乎梵

天有坡仙猶鶴林有耒老能令梅檀林頓添佳致

坡公之為梵天伽藍人罕知之故為拈出 自記

劉烈女祠

劉烈女祠在江干南新橋畔烈女冢貧所居陋室也有惡少居其
側垣短易踰中夜潛入女室女以為穿窬也急呼父起擒之燭之
乃鄰人之子惡少有力竟逃去及宣言於路以汚女女憤甚遂縊
死女父訟惡少於吏惡少行金下某屬詞求微吏判其姦曰和既
和矣女死慚非死節也姦之者可無死案定矣丁忽對眾自呼曰
丁某爾何不畏鬼神乎殺我生者惡少也汚我死者爾也我誓爾

與惡少等特取兩命得請於帝受誓畢耳目口鼻流血死事聞中丞御史臺窮惡罪定大辟復具疏請為立祠建坊以彰美

善利院

浙江潮汐起自海門龜嶺五山初若一縷後分兩股濤殺獵獵倒捲橫驅漸作疊嶂層巒之致至善利院其葭愈壯蓋下為羅刹破頭所激故成浴日稽天之勢自此而上至桐江而水落江勢轉高潮力不能上也舊相傳說前潮謂之伍胥潮後潮謂之文種潮蓋大夫相國怒氣所結接踵而來不識誰則知之而有是說康熙二十年潮汐所衝江心又復漲起平沙矣

六和塔

武林有三塔寶所塔實其中而不能登雷峰塔虛其中而亦不能登可登者惟六和塔塔在進瀧浦上壓波凌江巍然作鎮舊傳塔燈夜燦海舶望此而歸此似在錢塘未築前語今則長堤綿亘去海甚遠賈舶亦無收此者塔下舊有魯智深像今毀矣當日聽潮而圓應在此處進瀧浦下有鐵鎖關說是宋江藏兵處有石門進此者每為伏弩所射人國初江蘇人掘地得石碣題曰武松之墓當日進征清溪用兵於此稗乘所傳殆不盡誣也惟涌金門金華將軍人以為即張順歸神非是

牛頭堰

崇禎初年江潮甚盛海外忽涌一大魚橫闊數畝至牛頭堰近岸而止魚背有山山有草木草木之內盡鳥棲焉游人臆舟而至憑眺登臨漸成蹊徑或且把酒賦詩其上漁人有以篙撥觸其鱗鬣

者每得禍或相戒曰此神魚必能至謹誦而未嘗爾夫未母相犯也後洪濤大至上江秋漲復生一夕竟擁魚負山而去

梵村

明時梵村有范老人者生平無誑語偶貿易自太湖歸向人云見一人大蘿蔔聞者笑之范自答其言之無徵積悔成疾其子日禱於天願釋父意一日鉏地忽見一人大蘿蔔鬚長尺餘蒂亦把拱兩人肩負徧走示人人皆欽歎父疾旋愈

雲棲寺

雲棲寺蓮池大師之道場也師沈姓仁和人弱冠為諸生有名書室中嘗制一僧帽一烏紗每着烏紗臨鏡自照曰不像着僧帽照之曰像矣素期出世時當除夕飲歲酒婢偶於前碎一甌沈不悅

夫人湯慰之曰萬物有無常何介意師大悟遂揮楮作七筆勾隨與湯別往祝髮湯曰君先之吾亦徐行矣師野鶴之踪叅訪殆徧有得歸來結茅伏虎禪師故地即雲棲也特患虎師宣呪而虎馴若旱師循曰念佛而雨如注善衆為新蘭若師定制不高華僧年六十以上者不報勞二十以下者不入院食皆平等貴賤如一清規嚴肅凜若秋霜著述甚富教人惟以念佛為宗有僧問曰古德云念佛一教嗽口三日師何以此為重師曰嗽口三日正好念佛爾何視此為輕萬曆十三年七月初四日午時師端坐而逝其先偶湯氏亦後師祝髮先一載而化竝塔於寺之隅至今稱實地修行宗風不墜者推雲棲云

五雲山

武林山之最高者獨推五雲惟高斯莫劫末時山僧每在臘前進
雪崇禎癸未時當重九有數書生約登此山以作龍山之會賈勇
而上休息廟中為時正早廟祀五通之神一生戲粘巾籠卜曰我
輩今日得入城否籠語答以不能書生睨視塔基大笑曰何神之
有靈刻尚未干而云我輩不得歸家耶隨步下至一溪頭見雙鯽
游泳洵異凡魚書生共下捕之或遠或近或潛或躍或入手中澄
刺又去書生以必得為期脫衣作網濡手沾足良久得之貫以柳
枝攜出山麓至南屏酒家而月上東山禁門為鑰矣因命童子烹
魚取醉遣此良夜童子謂魚將釜中久之不熟命童子添薪益火
而其游如故又加踴躍有碎釜殼書生急往視之儼然魚也取出
乃木籠耳因共驚悔翌日歸籠廟中以牲醴禱神而去

棋盤山哇哇蕩

棋盤山寶石諸山之夫麗也自葛嶺伏入地脉越陌渡溪至桃花
港窅兀而起雖不甚高自成丘壑不知何年山頂設一大石棋枰
廣上隘下不可上好者必欲履險而上見上刻棋子當三十二
而闕一卒東轉而下參差有三石池似開鑿而成中一池石壁高
廣云是龍湫游其間者小語小應疾語疾應譁然叫笑蒼響滿野
人或曳履而趨中亦若有曳履者躡其後也孤坐其間者每生疑
懼斯境亦佳然以湖上可游之地甚繁屐齒往往不及

夾城

杭城創自隋越公楊素周方三十六里其城在錢鏐增築羅城七
十里今之夾城南宋之外城也出夾城至山至夾城亘江干泊西湖

凡七十里則古蕩湖發諸坊皆在城內矣湖高於城而江高於湖
昔江水通於湖湖水通於河故曰決西湖之水全城盡為魚鱉險
不在河而在江也後張士誠移築城於湖之左是城高於湖矣雖
水入於城灌之不得而今之談者猶拾此言不亦昧於事勢也乎
夾城為湖野八景之首曰夾城夜月夾城之東有得勝橋乃韓蘄
王擒苗劉處也其上看月尤勝其餘諸景若西山晚翠皋亭積雪
白蕩煙村陡門春漲猶在也而十里平原皆為闌閘大河兩岸盡
列桅檣求所謂半道春紅花園帝駕江橋漁火不可復得矣此亦
滄桑之一小變也

決西湖水之說辛稼軒對陳同甫語也今日始為辯出

吳慶伯附識

西溪皋亭河渚

湖墅有三勝地西溪之梅皋亭之桃河渚之蘆花河渚蘆花名曰
秋雪西溪之梅名曰香雪則皋亭之桃亦可名曰紅雪曰絳雪矣
或曰滿家街桂花可名金雪

東明寺

安溪有東明寺建文皇帝避跡處也其至此地時旭日始旦故於
寺額題曰東明寺去邑四十里可以潛伏以龍泥煖莫或識之自
歸國後方知為帝故今範其道像僧那而袞龍香燈昕夕供以伊
蒲猶弗替也寺有牡丹一本乃帝手植花皆十萼色白如銀分其
種他處即不榮矣越三百年如故是老佛之靈尚在而歲租之遺
踪已作冷風蕩盡懷古者至此非無興感也哉

可補入遜國遺事

蒲錫貝識

狗墓

或曰狗墓所葬非狗也宋秦丞相檜葬此矣人也而狗名之惡之也謂其不得比於人也或曰狗墓所葬非人也昔有狗濡水漑草救主於野燒之中狗斃而葬此矣狗也而葬稱之美之也謂其不復同於狗也夫以檜為狗檜無辭也以狗為狗狗無辭也若以救主之狗誤以為檜之狗狗必不樂以檜為狗而使狗汚於檜也

艮山門

艮山門外多曠土喬木生焉康熙戊申三月有鳥止於高樹其高三尺巨掌如鵝廣目橫眉儼然人面群鳥噪之卓立不動為健兒射中負箭而去此山海經所載瞿如畢方之屬乎宇宙之大無所不有彼偶來此或少所見而多所怪乎於傳有之謂之為怪也可不謂之為怪也可

半山

半山即皋亭山有娘娘廟在小之半神姓倪居山下南宋時兀朮兵至倪匿山中懼不免於難遂自盡於荒煙古木之間時韓蘄王方拒敵夢倪語之以姓氏云受上帝之憐證神於此詰朝當戮願助王威王異之援梓臨陣有神鴉蔽天而至鼓翼飛砂使敵騎目迷而敗韓表其異因加勅封其墓即在山巔明季有潛欲圖為蔭地者銀鍤甫及忽起鐵峰數百攢阻其人而退山後嘗有白姑起自林端狀如曳帛見則農植田禾鳴金逐之方去此婦竦之類也殆天地山川乖沴之氣偶出焉夫村人謂神之所為夫以神之節烈忠貞而豈為此者哉

月明卷柳翠墓

跳脫老兒童戲也徐天沁有玉通禪劇此亦戲耳而孤舟山下有柳翠墓在馬神道路側有月明墓在馬郡城中有柳翠井遺迹昭然非徒戲言無據也考紹興間有清了玉通者皆高僧也太守柳宣教履任玉通不赴庭亦柳惡之使紅蓮計破其戒玉通羞見清了即留偈回首托生於柳誓必敗其門風宣徽浚翠流落為妓二十餘年與清了過於大佛寺內清了又號月明為之戴面具為宰官身為比丘身為婦人身現身說法示彼前因翠即時大悟所謂月明和高度柳翠也今俗傳月明和志駁柳翠燈月之夜跳舞宣淫夫為不雅然此俗雜草為父老者盍效兒童改作度柳翠之故事劇場閱目一如四報遠戲中所演庶幾足以垂戒而儆俗乎

劉墳

舉亭山下有劉墳宋卿王劉琦之墳也先是其地為顯寧寺矣王以為佳移寺建於塢之外而築墳於其中僧無如王何也其地為卿王墳矣越五百年有僧具德者履王墳而亦以為佳發墳棄於塢之外而復建寺於其中王無如僧何也吁嗟卿王昔以順昌旗振威天下何雄也今為人伐塚棄骸而曾無知雄安在哉伐其塚者且託言非韓劉之劉而苗劉之劉又何冤也吁嗟劉舌不存莫能自明矣吾不為代明之劉則韓劉之劉終以為苗劉之劉且為伐塚者稱快舉也

超山

超山在舉亭山比山不深而穴虎順治十八年冬月有僧開虎嘯

欲拽杖往伏之竟為所獲其徒延虎師捕虎師江右人捕虎有年
矣初造阱即知當獲七虎每獲一虎鄉人贈之以金其法以羊置
阱中鳴以相誘者青螺牛許徧撒山隅虎至袋兔導之俟見螺貪
剔螺肉忘為虎護虎遂孤行叩無入阱虎師遂束之以歸蓋僧之
隔山遙望所見如此越月師云今日當獲第七虎矣鄉人益以金
為贈師懷金縱步往視虎在阱中大吼一聲猛如霹靂忽阱外二
伏虎自草中起各啣師一足中裂其體而去夫擒虎乃祛害也虎
宜不能與師讐而卒為之害者意者有祛害之心而因之以為利
歟吁嗟虎師知虎之死於阱中不知己亦徇於阱外也

早
聞
虎
師

目既望者過

衡

